

回头是天堂

张绍良 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中 篇 小 说 集

回 头 是 天 堂

张 绍 良 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 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头是天堂/张绍良著. —北京: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01. 1

ISBN 7 - 81059 - 581 - 4

I. 回... II. 张...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4899 号

回头是天堂
HUI TOU SHI TIAN TANG
张绍良 著

出版发行: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号:100038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省金剑印刷厂(石家庄市育新路3号 邮编:050091)

版 次: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1 年 1 月第 1 次

印 张:12

开 本: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300 千字

印 数:0001 册 ~ 3500 册

ISBN 7 - 81059 - 581 - 4/I·002

定 价:20.00 元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由发行部负责调换

联系电话 (010) 83905728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E - mail: cpep@public.bta.net.cn

内 容 提 要

《回头是天堂》是一部监狱题材的中篇。作品以缙窃高手王金牛从乞讨、缙窃、刑事犯罪,到监狱服刑、改造,最后走向新生的命运归宿为主线,生动、真实地描绘出一个心理严重扭曲的青年人的无定点轨迹。王金牛是烈士后代,由于生活变故,受家庭和社会的恶劣影响,不得不以乞讨为生,被人引上扒盗、缙窃的刑事犯罪道路。王金牛被捕入狱后,一直痴恋于他的女友于莉花被人拐卖,使他悲痛欲绝,自杀未遂。在监狱警察多方教育下,又帮他到深山找回女友,并在大墙内为他们举行婚礼。王金牛终于脱胎换骨,提前释放,回到人间天堂。

《小城奇案》围绕一起杀人案件的侦破,展示了公安战线复杂而微妙的真实情况。小城歌星郝娜被奸杀,一直追求她的黄大牛被认定为凶手,判处死刑。公安局长刘新查看黄大牛的案卷时,发现口供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的蛛丝马迹,提出复查此案。复查过程中,杀人凶手的线索伸向小城现任县委书记的儿子,于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权与法的斗争,激烈而曲折,层层迷雾,使案件真情一时无法公正地公诸于世。刘新不畏艰难,排除重重干扰,剥开层层迷雾,终于使案情大白,黄大牛被无罪释放,真正的杀人凶手落入法网。

两部作品故事情节曲折,人物形象鲜明,语言生动、流畅,为通俗文学中的佳作。



1998年夏在内蒙古草原

新华社记者 张述忱 摄

作者简介：

张绍良，1942年出生于河北省晋县（今晋州市）。就读于藁城中学，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。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，坚持业余创作，1985年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。坚持常年深入生活，先后发表、拍摄《春歌》、《山乡骄子》、《山乡之恋》、《我热爱中国》、《往事似浮云》、《小城疑案》、《糊涂官司》等电影、电视文学剧本十余个；出版影视文学剧本选集《无冕之王》和长篇纪实文学《公仆之歌》；发表长、中、短篇纪实文学、小说等作品数十篇部。现为一级编剧。

目 录

回头是天堂	(1)
小城奇案	(143)
附：作品目录	(381)

回 头 是 天 堂

——一个囚徒走过的路

第一章 楔

狱内发生自杀案

华北平原东部沿海地区，有一座占地 320 平方公里的原盐生产基地叫南湖盐场，也叫南湖新生盐场。在中国，“新生”是监狱的代名词。南湖新生盐场，是仅次于新疆西部大监狱的中国第二大监狱，也是世界第三原盐生产基地，亚洲第一大盐场，号称中国东部大监狱。在这个大盐场服刑的在押罪犯，每年留监人数平均在万名以上。这些层次参差不齐，性格各自迥异的囚徒，用自己的特殊经历和行为，描划着各自人生的无定点轨迹。

在高墙围绕的监狱里，过年是犯人们久盼的节日。春节来临了，南湖盐场一片欢乐气氛。大门上写上了“欢度春节”的横标，家属区的孩子们都换上新装，买花买炮，喜气洋洋。

监狱里放假三天，大墙里边的犯人们在假日期间，可以“自由活动”，在不违反监规的情况下，尽情地休息娱乐。除夕之夜，犯人们都在电视机旁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。大墙外的鞭炮声，把春节之夜的欢乐气氛传到了大墙里边。大年初一上午，监狱改善生活，犯人们都在监号里吃饺子。这天，平日油水不多的“吃

将”们,可以敞开肚皮,各取所需地吃个肚儿圆。第六中队的犯人纪六吃得几乎猫不下腰,王金牛则吃得胃饱肠满,连打几个饱嗝儿。

犯人们吃完饺子,刷完碗筷,开始文娱活动,打扑克的,下象棋的,热闹起来。“老K!”爱呱挤眼的犯人纪六甩着扑克牌说。

“尖住你!”犯人胡二水说。

犯人组长走到王金牛跟前说:“下盘棋。”

王金牛没心思同组长下象棋,他歪躺在床铺上,从被夹里取出一本《啄木鸟》杂志翻起来。犯人组长只好同别人下棋去了。

春节,监狱和中队领导到监舍看望犯人。大腹便便的监狱长老吴和中队长杜宏成来到六中队的监舍里。犯人组长高喊一声:“起立!”

犯人们“唰”地全站了起来。王金牛因歪躺在铺上看书,动作有些迟缓,杂志也掉在了地上。

“坐下,继续娱乐!”监狱的最高领导吴狱长对犯人很和气。他听说六中队来了个曾偷遍冀东十八县的犯人王金牛,改造的不错,便问道:“谁是王金牛?”

王金牛刚坐下,正猫腰拣书,听到监狱长问话,连忙又站起来:“报告政府,我是王金牛。”

吴狱长走到王金牛的床铺前说:“好!王金牛,看什么书呀?”

王金牛挺直着身子,回答说:“报告政府,看的是《啄木鸟》杂志!”

“公安部出的,是吧?”杜宏成问:“上面都有些什么好文章?”

王金牛:“有一篇《今日百姓官》,他从狱中选拔能人,写得特别好!”

吴狱长:“是写河北省的一个县委书记到监狱选拔人才的故事吧?”

王金牛:“报告政府,对!”

吴狱长从床上拿起杂志，随便翻阅着，突然一张年轻姑娘的半身彩照从里边掉下来。吴狱长：“嗬！还打着埋伏呀？”他拿起照片看了看：“姑娘长得不错嘛，是朋友吗？”

王金牛局促地：“报告狱长，算是吧！”

吴狱长：“是就是嘛！什么叫算是呀？”说完把照片还给他。

王金牛见吴狱长很随和，局促没有了，笑着说：“谢谢狱长！”

吴狱长又来到下棋的犯人那边：“胜负如何？”

犯人组长回答：“我两胜一负！”

“不错。”吴狱长说，“你们谁棋最好？”

犯人组长回答：“王金牛。”

吴狱长：“王金牛，咱俩下一盘怎么样？”

王金牛愣了，忐忑不安地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吴狱长：“这怎么啦？不敢下吗？”

王金牛：“犯人跟狱长下棋，这怎么使得？”

吴狱长：“犯人也是人，在文化娱乐上犯人和狱长的权利是平等的。来，咱俩下一盘。”

王金牛还是不敢大胆：“吴狱长，我要是赢了您，您可别给我加刑呀！”

吴狱长笑了：“那，哪能呢！”

王金牛：“那我就冒犯狱长了！”

狱长和王金牛对起弈来。围观的犯人嚷作一团，有的喊跳马，有的喊拱卒，气氛欢快活跃而热闹。

王金牛突出绝招，一个跳马卧槽将军，把吴狱长置于“死地”。

众犯人一片欢笑。吴狱长忙说：“高，高，实在是高。”

王金牛激动地：“报告政府！今后，我一定好好劳动改造，还要和坏人坏事做斗争！”

吴狱长纠正他说：“不能叫坏人坏事，是和违犯监规的行为做斗争！”

王金牛：“是。”

吴狱长和犯人们娱乐了一阵子，他问大家：“春节联欢会上，你们都准备出什么节目呀？”

“呱挤眼”纪六充积极，他回答说：“王金牛口才特别好，他准备演讲。”

“那不错。”吴狱长又问纪六，“你呢？”

纪六搔着头皮说：“我准备出个滑稽表演。”

吴狱长向他点点头：“那好，有意思。”

大年初二上午，是春节联欢会。下午是自由娱乐和洗澡时间。王金牛和纪六刚说要下象棋，值班警察小周走进监号说：“王金牛，有人接见！”

“哎！我这就去！”王金牛急忙答应着说，“周政府，我这就去。”说完，跟上小周向号外走去。

犯人们正玩得起劲，王金牛回来了。他垂头丧气，一言不发地走到铺旁，身子一仰，长叹一声，躺了起来。

“金牛，来一盘吧！”正打扑克的犯人纪六冲他喊。

王金牛摇了摇头。

“哟！这是咋啦！大年初二来了接见的，咋不高兴？”纪六边搂牌边漫不经心地说。

王金牛无心回答他的问话。此时，犯人组长冲他们喊道：“洗澡的时间到了，都洗澡去！”

犯人们拿肥皂的，抱衣服的，挟拖鞋的，排着队伍，走出囚室，去浴池洗澡。只有王金牛躺在床上，懒洋洋的，一动不动，一副忧郁的脸色，显示着心情的焦虑和不安。

“王金牛，洗澡去！”犯人组长冲他喊。

“我不想去！？”王金牛说。

“不行！”犯人组长说：“你想长虱子，闷臭味，影响大家卫生吗？”

“我头痛!”王金牛说。

犯人组长没招了,犯人有病,总不能强迫他去洗澡,只好说:
“头痛,马上去医务室看病!”然后走出囚室。

犯人们都去洗澡了,王金牛从自己床铺上放着的杂志中取出那张年轻女人的照片,出神地注视了一会儿,又拿出一封信,看着看着,便在床铺上翻动起身子来,神情不能自主和安宁。

此时,洗澡去的犯人们回来了。纪六见王金牛那样子,愣了一下,问“王金牛,你病啦!”

王金牛急忙把照片收起来。将信纸揉成一团紧攥在掌心,痛苦地闭上眼睛不动了。

.....

三天假日过后,犯人们开始上工。六中队的犯人们来到一派忙碌的建筑工地上。任务是帮助监狱技校大楼工程运砖。这是六中队犯人接受的一项临时工程,组织得不是十分严密,犯人们穿来走去,秩序有点乱。

突然,工地旁边那座三十米高的水塔上,出现了一个年轻犯人的影子。值勤的警察小周发现,立即高声喊道:“王金牛上了水塔,他要自杀!”

顿时,监狱里紧张起来,几十名警察,从四周朝水塔下面奔来。

王金牛神情忧郁地坐在水塔顶上,不住地向下边观望。

中队长杜宏成挥着胳膊向水塔上边喊:“王金牛,不能跳!”

另一名警察高喊:“跳塔自杀,自绝于政府!”

杜宏成:“王金牛,快下来!”

水塔顶上飘下一张纸来。一名警察接住纸片,递给杜宏成。杜宏成展开一看,上写:“明年此时是我忌日——王金牛。”

另一名警察向中队长杜宏成报告:“杜队长,是不是赶快报告狱长。”

这时,身材魁梧、大腹便便的吴监狱长来到现场。杜宏成向他

报告：“吴狱长，王金牛想跳楼自杀！”

吴狱长果断地：“不能让他自杀！必须让他活着下来！”

杜宏成：“那我就派两名犯人上去，用绳子把他绑了系下来！”

吴狱长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！他要是孤注一掷，没等你上到顶，就跳塔呢？”

杜宏成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吴狱长又重复了一句：“必须让他活着下来！”

杜宏成：“唉！他要肯活着下来，就不会上去了！”

吴狱长指挥若定，他对杜宏成：“杜队长，你把施工盖楼的犯人调过二十名来，带着安全尼龙网。”

杜宏成：“是！”他急速向盖楼工地跑去。

二十名犯人带着安全尼龙网向水塔下边跑来。吴狱长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把网绳抻开，唯一的任务是接住跳下来的王金牛，不能致死，不能摔坏！”

犯人们异口同声地：“是！”

吴狱长把一个三十多岁的犯人叫到跟前说：“纪六，给你个任务，你必须马上去完成！”

纪六呱挤着眼皮：“是！我听政府指示！”

吴狱长对纪六说：“马上回监号，在王金牛床铺上的一本杂志里找一张女人照片，迅速拿到这儿来。”又对警察小周说：“小周，你同纪六一起去！”

小周和纪六几乎是同时回答：“是！”他们快速向监舍跑去。

吴狱长又对杜宏成说：“你继续向王金牛喊话，稳住他！”

杜宏成继续冲水塔上喊道：“王金牛，你快下来，跳塔自杀，自绝于政府，死路一条。你快下来，有什么事情政府帮助解决！”

此时，小周和犯人纪六，已把王金牛杂志中夹着的女人照片取来，吴狱长对纪六说：“你举着照片，冲王金牛喊：“她来了！”

纪六：“是！”他举起照片，冲王金牛喊：“王金牛，她来了！”

坐在塔顶上的王金牛激凌一下，纪六手中的女人照片，立刻变成一个美貌女子。王金牛呼地站了起来，但是，他没有自动从水塔上下来，而是高声呼着“莉花！”纵身向塔下跳去！

王金牛飞身下塔。犯人们张着安全网对准位置，王金牛的身子落在了安全网的中心。

王金牛跳塔自杀未遂，按监狱规定被关进了小号。

小号，是监狱禁闭室的别称，也叫狱中狱，是关押不服从管教，严重违反监狱规章犯人的特别处所。

王金牛被关进小号，镣铐无情地锁着他的双脚。他坐在水泥铺上，背靠在水泥墙上，神情颓废而忧伤。

“哗啦”一声，铁门上的小铁窗开了。窗洞里露出中队长杜宏成的大脸。他厉声地说：“王金牛，你跳塔自杀，自吃苦果，要好好反省！”

王金牛有气无力头也不抬地：“反省什么？我的前边就是地狱！”

杜宏成：“不！你回头上岸便是天堂！”

王金牛不以为然地苦念着：“天堂？”然后痛楚地闭上了眼睛。历历在目的往事，冲击着他那扭曲了的灵魂。

第二章 烈士后代的灰色童年

王金牛的宝贵童年，是在灰色中度过的。

王金牛的家乡，在滹沱河边上。夏日的中午，广阔无垠的滹沱河滩上，柳枝低垂，芦缨挺扬，除了河水的淌流和隐藏在红荆条棵子里边的知了那单调的鸣叫，一切都像沉睡了似的。

突然，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，打破了河滩上的寂静。七八个背着草筐的男孩子，从杜梨树村里走出来。领头的孩子叫王金牛，他刚满十一岁，长得虎虎实实，眼睛欢快明亮，又很有神。

来到河边上，王金牛发布命令似地说：“咱们游水吧，赛狗刨儿。谁输了，谁在沙地上学王八爬！”

“好！”七八个孩子同时都欢叫起来。

孩子们三下五除二地脱去了衣服，一个个赤条条的，全光着屁股。王金牛像指挥官似地说：“都排好队，我喊一二，就往河水里跳，谁最后一个游到那棵水稗子草那儿，算谁输！”他说着，用手指了指离河岸有五十多米远的一丛水稗子。

“行！”孩子们齐声响应着，迅速地在河岸上站成了一排，他们个头都差不多，腿裆中间的“小鸡儿”也排在一个水平线上。

“一——二！”王金牛拉着长腔儿喊，他刚一落音儿，几个孩子像一群青蛙似的，“噶”地窜到了河水里，王金牛最后一个跳进水里去，游起了“狗刨儿”。

“狗刨儿”，是一种孩子们最爱玩的戏水竞赛。这种游戏动作比较简单，两臂刨水，两腿上下拍水，身子就往前游动。水面上，激起一片浪花，孩子们奋力拼搏，争着往前边游。王金牛的水性最好，他最后一个跳下水去，臂刨、腿踢，动作灵活协调，不大功夫就游到了众人的前面。

铁旦和胖虎游得最慢。他俩一个胖乎乎，一个圆滚滚，力气用得最大，速度总超不过别人。王金牛第一个游到那丛稗子草旁边，他使着立浮儿，拍手为伙伴们鼓劲儿：“加油！铁旦，加油！胖虎，加油！”

铁旦终于在胖虎的前边不到半米远先游到稗草旁边。他抹着脸上的水珠，呼呼地喘着气喊：“胖虎输了，胖虎学王八爬！”

最后一个游到终点的胖虎不肯认输，他争执着说：“不算，铁旦用胳膊往后边推我来！”

“我没推你！”铁旦争辩说。

“狗推我来！”胖虎骂起事来。

“对！”铁旦说，“我没推你，你是狗！”

“你推我来，你是狗！”胖虎说。

“你是狗！”

“你是狗！”

铁旦和胖虎边吵边撩起水来，两个人互相往脸上打着水花，弄得谁也睁不开眼睛。

“别闹了！”王金牛用命令制止他们说。

铁旦和胖虎停了下来。王金牛又说：“这回不算，咱们重来，从这儿往岸上游，距离拉开点，谁也碍不着谁。要是胖虎输了，就学王八爬，要是铁旦输了，你俩个每人学一次。”

“行喽！行喽！”所有的孩子们都赞成金牛的意见。

七八个孩子仍按照王金牛的指挥，在水面上散开来，每个人之间的距离是一人半，谁也不碍谁的事儿。

“我喊预备——游，就开始！”王金牛说，“大伙儿都作好准备。”

孩子们都屏住呼吸，准备开游。只听王金牛高声喊道：“预备——”“游”字刚要出口，胖虎突然说：“这回不游狗刨儿了，咱们比赛仰泳！”

“仰泳就仰泳！”铁旦不服气地说。

“大伙说行不？”王金牛问大家。

“行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那就赛仰泳。”王金牛又下一道命令：“大伙儿都调过脸来！”

大家一齐转身，把背向着河岸那边，等候金牛发令，王金牛把胳膊举到空中，喊了一声“预备——游！”

七八个孩子唰地躺在了水面上，四肢摆动着仰游了起来，肚皮儿和小鸡儿全部露在水面上。

正在他们露着肚皮和小鸡赛仰泳的时候，王金牛邻居于老鬼大伯家的女儿于莉花背着草筐走过来。她刚满七岁，就勤快地到河边割草，装满青草的筐沉甸甸的，筐里的青草超过了于莉花的头。

王金牛看见于莉花走过来，立即向他的小伙伴们下命令：“不赛了，都蹲到水里去，把小鸡鸡藏起来！”他又冲岸上喊：“莉花，你背过脸儿去，闭着眼睛，等我们穿上裤子，你再过来！”

于莉花果然背过脸去，闭上了眼睛。王金牛和他的伙伴们跑上岸去，穿好裤子。只有铁旦嘎咕，他不但不穿裤子，还撅着小鸡鸡冲莉花撒起尿来。

王金牛怒了，朝铁旦屁股上“咚”地一脚，把他踢了个嘴啃地，然后命令胖虎他们说：“这小子冲女孩子发嘎，把他顶起来！”

胖虎他们跑过去，硬给铁旦穿上裤子，用一绺青草倒背剪着把他的两个手腕捆住，将他的脑袋摁到裤裆里，顶起来，抬到红荆丛里撅着去了。

一切处理停当，王金牛冲于莉花喊：“莉花，你过来吧！”

于莉花背青草筐走过来，参加到王金牛他们的行列里。有了女伙伴，孩子们玩得更开心了。胖虎建议说：“咱们玩过家家儿，金牛装新郎，莉花装媳妇，我们都装抬轿的！敲锣的！”

“行！行！”孩子们一片赞扬声。

于莉花手很巧，她用红荆条和青草很快编织成一个帽环儿，还

在上面插上许多野花儿，红的、绿的、鲜艳艳，往头上一戴，美美的。

胖虎他们两个人一组，四只手搭在一起，便是花轿。王金牛和于莉花各坐“一顶”，其余的孩子们有的“迎亲”，有的“送亲”，嘴里还不住地学着喇叭和锣鼓的响器声，一支“娶亲”队伍欢快地在河滩上走过去。

太阳渐渐地往西转去，隐藏在红荆条丛中的布谷鸟飞出来觅食儿了，它们在蓝天下面来回飞翔，不时地叫着：“光棍背锄！光棍背锄！”

灰色的水鸟也出现在水面上边。几只水鸟在水面上掠来掠去，用很快的速度，把细长的嘴伸到水面里头偷袭小鱼或者小虾吃。

“该割草去了！”王金牛望了望偏西的太阳说：“老爷儿都快进山了！”

孩子们立即响应，他们停止戏耍，顾不上揩干身上的泥土，带着满脚沙子，各自抄起筐里的镰刀，分散到红荆条丛中割青草。红荆条丛中的青草绿油油的，一抓一把，割起来很顺手。孩子们每个人都像一台小型的割草机，成络的青草顺着飞动的镰刀唰唰地倒下去，在地上排成了堆儿。

王金牛和伙伴们，每人背着半筐草，在村头大杜梨树下的小路上穿过，各自向自己的家中走去。王金牛把于莉花的草和筐放到自己的筐上，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，才向自己的家里走去。

王金牛的家，是个后组合的家庭，家中有后爹和亲妈。

“臭×养的！出去半天就割回这么一把草来？”王金牛一回到家中，就遭到继父石砣子粗野的骂声。

王金牛在河滩上那种“小霸王”似的神气全没有了，他偎靠在屋门外的墙角上，蔫头耷拉脑袋地不敢吭一声气儿。

心地善良的金牛娘，从厨房里揣出刚蒸好的玉米面饼子，往当院中间的石桌上一放，低声下气地说：“他爹，算了，让孩子吃饭